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7月10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曾艳

三只知了猴

□杨明明

饭后散步，无意中经过一片小树林，小儿提议去逮知了猴。我兴致不高，许是与这小东西无缘，亦或是眼神不够，我以前从未逮到过。儿子小，不忍抹煞他的兴致，还是随他走进了树林。

时间尚早，光线充足，知了猴大多没出洞，我们在树丛间转来转去，自是无果。遇到一熟人，他已逮到了一只，装在盛有浅水的塑料瓶中。小儿围着人家打转，“你在哪找到的呀？”“怎么找啊？”几个问题下来，瓶中的那只知了猴已经到了他手中。他一蹦一跳地到我面前：“叔叔送给我了。”我哭笑不得。不管怎样，总算是有“成果”了。我捡了个塑料瓶，把知了猴依样放在里面。知了猴被水浸泡过，有些蔫。但小儿双颊绯红，十分激动。

天色暗下来，凉风习习，林中的人多了，都带着手电筒，射出一道道雪白的炽光。没有装备，我只得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，给小儿凑合着用。看着兴致勃勃的他，我不由想：知了猴真是不易啊！埋在地下三五年，好不容易结束了暗无天日的生活，还要看天公是否作美，若天旱，要面临活活憋死的厄运。天时、地利有了，一旦碰到了眼尖的人，还不如不出洞。运气好的，逃过这几劫，满心欢喜地爬呀爬，正要喘口气休憩下，不经意间可能就会被一只手捕捉下来。能够闯过这一关，在一静僻、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安然蜕皮成功的，就会前途灿烂吗？不见得。有早起的人，会趁它们翅膀还未硬挺时，再次对它们行使“捕捉大法”。当然，总会有历经八十一难修成正果的蝉，它们可以高唱着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可是能寿终正寝的亦不会是全部，总有那么些有闲情逸致的人，会挑着一根长杆，最顶端固有不粘粘性物体，在树间粘来粘去。“吱——”但凡听到这么一声惨烈的叫声，你就知道又有一只倒霉的蝉被捕了……

“妈妈，妈妈。”小儿的声音有些古怪，“你看，那是知了猴吗？”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我心跳骤然加快，可不是！心绪的百转千回顿时演化为难以抑制的亢奋，虽然知道它们不易，但一旦有机会捕获，还是觉得畅快。我鼓动儿子去捉。他小心翼翼地吧知了猴捧在手心，郑重其事地放在了塑料瓶中，眼睛晶亮，满是笑意。

继续找。手电光束，飘飘荡荡。到处是光影，又到处是静谧。大家静默地搜寻着每一棵树。小儿边找边嘟囔：“我一定要再找到一只。”我无言，瓶内的两只已让我知足。

小树林里找了好几圈，无果。我劝他回家，他赌气不肯。我安抚，回家途中也有很多树，可以边走边找。他终于应下，小小的身影在暮色中散溢出执着的味道。谁料，真的又迎来一重惊喜，小儿竟然又找到一只。这次，他不再迟疑，箭一般窜过去，一把逮住。他盾开眼笑地把战利品再次放入塑料瓶中。

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想到了知了猴一生的不易，我劝小儿放生。他一口拒绝，我不坚持，便随手采了几把青草绿叶，打算回家给它们做个窝。

一到家，小儿便蜜蜂般忙来忙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塑料盒，透明的，很大。把青草绿叶放里面，知了猴们很快便把自己隐匿其中。听说知了猴蜕皮需要露水，我弹洒一些清水代替。围着这三只知了猴，小儿左看右看，还时不时用手触碰几下。我想，明日清晨，它们会是什么模样？

沉静的夜过后，谜底揭晓。只有一只蜕变成了蝉，翅膀歪歪扭扭，不成样子。小儿好奇地拿起，它吱吱叫着，奋力扑翅，拼命挣扎，可惜它永远也无法高飞了。另外两只，一只背部已开缝，身子却委委屈屈地蜷缩在壳中，一只因为被水淹过，没有蜕变的痕迹。

把孩子送到学校，一通忙碌回到家，我吃惊地发现塑料盒中竟然有两只蝉了。原先背部开缝的那只也蜕变了，只是翅膀也不成功，比前面那只扭曲得更厉害。看着这两只“丑陋”的蝉，我有怜惜，更是敬服——为它们不遗余力蜕变生命的执着。

那只静默的知了猴，貌似已经死去，一碰却能轻微地颤动，我便继续让它安躺着。孰料，下午时分，它竟然也背部开缝了，丑丑的它，散溢着不屈不挠的韧劲。难以想象奄奄一息的它是如何在壳中拼力颤抖、挣扎，它会因为用力过度而昏迷吗？一旦蓄积了些许力量便会进行下一波的生命震颤……

看着这三只不完美的蝉，我百感交集，不知道怎样安置它们，正如我不知该怎样颂赞它们艰难却嘹亮的一生。

柴禾

□杨大同

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柴列第一。小时候，在我的家乡，一个北方的城边乡村，提到“柴”时往往叫“柴禾”，烧火做饭用的“柴”基本上就是“禾”——那些来自田间的庄稼秸秆或根梢。

麦稷和麦茬是柴禾重要的组成部分。麦稷就是把收割的小麦碾压脱粒后剩下的秸秆，麦茬则是收割完的小麦留在地里的根部。榜麦茬是干一次就再也不想干的活。麦收季节，烈日当空，高温、骚痒、疲劳，哪一样都让人记忆深刻。累得不行了，直接躺地上，看天空中悠闲的云，发誓一定要改变这“修理地球”的命运。

这些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来的柴禾，每家每户都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堆成一个或几个柴禾垛，当作日常燃料。那些软柴禾，也叫暄柴，主要用来摊煎饼。母亲一次会摊很多煎饼，摞起来一两尺厚，是几天的干粮，还可以洒上水叠起来，带着外出。摊煎饼过后的草木灰还有余温，常常用来烘地瓜，熟地瓜的香甜至今是我脑海里深藏的美味。

说到真正的柴禾，那就有些尴尬了。木柴在农村很不易得，只有砍树时才有。大树伐掉后，剩余的枝杈杈全部收集起来码好，成为可用多年的烧柴。刨“树墩头”的活交给我们这些“半大孩子”，往往要连续“作战”大半天时间才能完成任务，累得瘫倒好几次。

改革开放后，经济活泛起来，煤炭进入我们家。刚开始，买来的是沫煤，要用“红土”搅拌粘合，慢慢风干，成为煤饼，再掀起来存放。当时煤炭公司还用沫煤生产成型的煤球，因为不划算，买的人不多。后来，有了标准化蜂窝煤，四季通用，因便于封炉子等优点，成为家庭的主要燃料。

十六岁那年，我跟着去买煤，到达煤炭公司一条街，除了国营的那家老公司外，这里新增了很多私营煤炭公司。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，一块块蜂窝煤整齐地出现在传送带上，我和父亲马不停蹄地搬运、排放，整整齐齐地装满地排车，然后从城里向城郊的家里走去。十几里的路要走一个多小时，破旧公路的坑坑洼洼、上坡路、村口的土路，让人绝望。我那时拉一次煤就发一次狠，发誓再也不拉煤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，“土暖气”开始进入普通家庭，家庭用煤的档次再次提高，煤块成为主力。山西、陕西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来，“精煤”“水洗”“大块”“中块”名目繁多，不断翻新。

近几年，“柴禾”升级越来越快，“土暖气”已被淘汰，城乡大面积换了管道天然气，电器普遍进入家庭厨房，方便、安全、干净、卫生，优点说不完。

想想自己年过半百，仅从“柴禾”的角度就经历了农业时代、工业时代、电气化时代，可预见的是新能源、绿色能源、持久能源等正快步进入人们的生活，不禁感叹变化之大。

袅袅炊烟的朦胧固然可怀念，青山绿水的明净更需珍惜。

“保安”小黄被带走了

□韩玉荣

“小黄被带走了！”刚进小区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个消息。我有些纳闷：“为啥？最近不是一直相安无事吗！”

小黄是一条黄色的流浪土狗，不知何时来了我们小区。

刚来时，大家都很警惕，见了它都躲得远远的。可小黄很黏人，看到谁都摇着尾巴露出谄媚的神情。后来，小黄有些自不量力，向一只柯基表达了爱慕之情，被凶狠的主人打瞎了一只眼。

听到小黄凄厉的叫声，看到它那血流的眼睛，小区里好多人都叹息不已。可就是这样，小黄也没离开我们小区，只是行为谨慎了许多。

常言说：“祸福相依。”小黄瞎了一只眼，但得到了许多人的爱护，有人开始投喂它。时间一长，小黄还有了几个关系比较铁的“朋友”。走在小区里，不论谁一看到小黄的身影，就大喊一声：“小黄！”不管多远，它都迈着轻快的步伐，颠颠地跑过来。

小黄并不丑：通体土黄色，没有一根杂毛，纤细的腰身，清秀的三角脸，在“狗界”绝对算得上“美男”了。尤其是它那忧郁、迷离的眼神，更是迷人。

一段时间后，小黄和大家的关系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，它不但得到了许多居民的欢心，还得到了小区保安的认可。因为每到夜间巡逻时，小黄都是“一狗当先”，走在保安前边。当保安回到屋里时，它就趴在门口守护。有时候，它还单独在小区里溜达，听到一些异常动静，就大叫几声。因为小黄的尽职尽责，大家戏称它为“保安”小黄。

如果不是“滥情”，小黄真的是一条好狗。但大家变得宽容了许多，看到小黄“朝三暮四”，也就笑着说：“它不过就是一条狗！”春去夏来，一晃小黄来我们小区快一年了，咋就出事了呢？

但这次出事，不是因为小黄“花心”，而是因为它的自卫。

小区里来了一个租房客，四处转悠看房。小黄心生怀疑，就跟着到处转。那个租客嫌它尾随，踢了它一脚，小黄后退了几步，隐忍没发。第二次被踢时，小黄也只是愤怒地叫了几声。就在第三次被踢时，小黄以“迅雷不及回脚”之势张口了。结果可想而知。

面对租房人的咄咄逼人，物业只好把小黄抓起来，送到一个愿意收养它的地方去了。小黄算是永远离开我们小区了。

小黄在的时候，没啥感觉；小黄走了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感觉缺了许多东西。

我们再也看不到它的身影，再也听不到它的叫声了……

